

# 遠征緬甸救英軍記 (下)

孫蔚民

## 油田火海慘烈一戰

日軍爲了消滅我渡河成功的部隊，特派出一支約五百人的襲擊部隊，不顧一切，猛撲我團右翼第三營正面，雙方展開激烈戰鬥。在精明能幹的魯廷甲營長從容卓越身先士卒的指揮下，前仆後繼，發揮一以當十、以寡擊衆的技能，經過約一小時的拼死衝殺，殺得日軍鬼哭神號，大敗而逃，遺屍二百多具，餘皆逃回它們自己的陣地，此役我軍第三營亦損失不輕，共犧牲官兵七十餘人。日軍逆襲部隊被我團粉碎後，仍窮凶極惡的把油田上的所有原油一概點燃，燒得整個戰場，火光冲天，似一片火海，照耀得油田地區如同白晝，此時正當我軍進攻，日軍便集中熾盛火網，封鎖每一條我軍進攻的路線，敵人力力之密集，可說，連飛鳥也難越過。

但日軍的詭計，並非完全不利於我軍。敵人的火焚戰術，固然暴露了我軍節節進逼的路線，可是相反的，亦使我團看清了敵人的陣地與火器的位置。我團就利用山炮、輕重機槍及各種口徑的迫擊炮，向日軍陣地猛烈轟擊壓制敵人的火力

，掩護我團接近敵陣衝殺。

油田地區原來有英國人所住的鋼筋水泥洋房甚多，因此，日軍加以利用，憑堅固守，逐房頑抗。我團奉命不惜任何代價由三面猛攻，第一營由東面，第二營由西面，一齊向南進攻，並限於拂曉前佔領整個油田區。

## 衝過地雷逐房猛攻

我團於十九日子時，發動逐房猛攻，毫無顧忌的衝過佈着地雷的巷道，冒着日軍掩體發出的各種槍彈與臼炮交叉火力的轟擊。弟兄們裝上刺刀，扛着炸藥，舉着手榴彈個個爭先，飛跑到每一棟洋房前面向着日軍固守的陣地，引發炸藥，投擲手榴彈，摧毀其固守工事，逐房肅清敵人，而被打傷的日軍仍在廢墟中繼續頑抗。因此，我團爲爭奪一處鋼筋水泥洋房據點，甚至要耗上一二小時，進展極慢。而且每奪一棟洋房，總要展開血肉橫飛的拉鋸式慘戰；喊殺聲，槍炮聲，撼山震地。正在這個時候，我們師長親臨前線指揮。師長淵渟岳峙，望着火光冲天的油田地區，想到遠征軍的聲譽，國家的榮譽，英軍的期望；救

兵如救火，儘願此役之成功，若不能掌握戰局，捕捉戰機，於拂曉前不能把日軍擊潰，黎明後，我師在不利地形仰攻，與在敵人優勢兵力壓迫下，必然會傷亡大增。於是師長遂毅然下令我團全力猛攻，並命我連由右翼向敵迂迴攻擊，以收夾擊之功，果然收到了宏效。

## 空前大捷名震國際

夜三時，我團集中主力攻取日軍最後一個據點，爭奪最爲激烈。按此一最後據點，是仁安羌油田中心的最後一排洋房，周圍一帶都有木柵和樹叢，以及日軍構築的錯綜交叉的交通壕和機槍巢。在軍事上說，是居高臨下，能控制整個油田地區，有利於守，不利於攻的一個堅固據點。不過儘管如此，我團仍發揮了夜襲、果敢、猛進，發揮一以當十的殺敵技能，前仆後繼的拼死衝殺上去，一直衝上油田、山凹裡，油池邊，付出了鉅大的代價。這一場火網中夾集着白刃肉搏的慘酷搏戰，從午夜一時繼續到拂曉，敵人的三十三師團被我團完全擊潰，他們丟下了一千五百多死屍，餘則狼狽的向仰光方面逃竄時，又遭我團預

先埋伏的部隊猛烈截擊，潰不成軍。至此，我團克復全部仁安羌油田地區，首先將被俘的英軍、美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餘人解救出險，並將奪回英方被敵人搶去的輜重汽車三百多輛交還英方。接着英軍第一師步兵，騎兵，砲兵，戰車部隊與六千餘人和一千多頭馬匹都在我團的安全掩護下，從左翼向拼牆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們狼狽不堪，滿面鬍鬚的英印兵個個歡喜若狂，一路對着我們的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向我團頻頻致謝，更有英勇軍官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着我們的官兵跳了起來，友情的高揚已經到達了頂點；這是至為動人的鏡頭，也是中國軍人值得最快樂的一刻呀！

我師於仁安羌一役，獲得空前大捷，名震國際，誠如何應欽將軍於五十四年十月四日，在中央日報發表「弘揚本黨革命精神爭取反共戰爭勝利」一文所說的：……我遠征軍馳援緬甸仁安羌之英軍，鏖戰兩晝夜，擊潰日軍第三十三師團主力，克服仁安羌，救出英軍軍長史烈蒙將軍以下九千餘人，新聞記者及傳教士五百餘人，輜重車三百餘輛，和一千多頭馬匹，並繼續掩護英軍統帥亞歷山大將軍所部由緬甸向印度撤退，這種捨己救人的精神，曾經獲得當時盟軍的一致讚揚！「我遠征軍揚威異域，倍受英印緬軍的讚揚，他們對我師作戰英勇，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不認識中國軍隊的官兵階級識別（作戰時我師官兵都不佩帶階級，官兵服裝亦與士兵同），只要見到國軍佩帶「手槍」的就敬禮，即見到了軍帽上有青天白日國徽的中國軍人，無不豎起大拇指

指高呼「中國軍隊頂好！」「新三十八師頂好！」或者一樣地敬禮，好像禮多人不怪似的。

仁安羌戰役結束後，筆者在團部又碰見了那位英勇連絡官，於是我就問他對於英軍被我團救出的感想？他即表示歡愉，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他滿面喜悅而帶感激地說：「貴團打得太好了，實在精彩極了！你們官兵英勇多謀，指揮官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確實令人欽佩，我十二萬分的感謝你們英勇而偉大的中國軍人。」

### 遺屍盈野慘不忍睹

此役之慘烈，可以從我團成仁的官兵數量上窺見其大概。本連因所負任務特殊，所以損失亦最為慘重。戰役結束後，全連只剩下官兵三十二人。當然其他各連亦是傷亡頗重的。據統計，全團陣亡官兵有：營長張奇、連長顧紀常、劉竹秋、莊陶等二百五十人；負傷者有：連長譚龍彬、陳尚等四百七十餘人。至於日軍的死亡人數更是龐大，整個戰場上到處都是日軍屍體，及負重傷的不能行動奄奄一息的傷兵，慘不忍睹。

在清理敵屍時，我發現幾乎每個敵屍身上都藏有「全家福」的照片，看到一個一個家庭中的骨幹，受了日本軍閥的驅迫，殺人自殺，終於在異域戰死沙場，作了遊魂，「可憐拼牆河邊骨，儘是春閨夢裡人。」雖然是敵人，我仍禁不住為之悲嘆！

### 緬人仇英禍及國軍

緬甸人受到英國人長期的殖民統治，對英國

懷有着普遍的仇恨；尤其是緬甸各地的僧侶，更是強烈的有這種反抗報仇的意識。而這種民族心理，在日軍第五縱隊有計劃的利用之下，却給予侵略者有效的幫助。因此，緬甸人隨時隨地利用機會襲擊英軍以及破壞交通，甚至移恨於我軍。

這些反英國殖民統治的緬人，大都躲在寺廟或竹園樹林裡，時常伺機向在郊外行走的聯軍交通車輛實施射擊，或偷襲聯軍的連絡線，破壞橋樑與通訊設備等等。一旦發現聯軍在某地駐紮或開赴前線，便馬上向天空發射信號引致日軍大炮、飛機向指示的方位射擊轟炸，這種種破壞行為，尤以夜間特別猖獗，在仁安羌戰役中，我連曾發現電光閃射，乍明乍暗，有如燈塔，而搜出躲在叢樹中的緬人，手執着信號槍與對空反射鏡及手電筒和日軍小型太陽旗。

國軍部隊於緬甸撤退途中，凡落伍者，亦或被緬人洗劫後予以殺害的不幸事例。

### 歸路被阻撤往印度

五月一日，日軍沿伊洛瓦底江北上，進迫曼德勒，遮斷我遠征軍後方連絡線之計劃，另一股日軍由暹羅迂迴北進乘虛攫取了腊戌，竄到滇西，也切斷了我遠征軍的後路，於是緬甸戰局完全改觀。長官部基於戰略上的關係，遂依預定計劃，只得退出緬甸。因此，於五月三日，長官部命令我師連夜北撤，限於五日黎明前，必須通過曼德勒，向八莫方面轉進。我師通過曼德勒後，又奉命掩護在緬甸所有盟軍及友軍撤退通過曼德勒鐵橋。六日晚我師由曼德勒向八莫方面轉進時，

我連又奉命在曼德勒鐵橋上掩護全師撤退，並收容各友軍落伍病患，於二十四小時後，炸毀該鐵橋後歸隊，在歸隊中負責將沿途所有大小橋樑一律破壞。因此，我是最後離開緬甸——「聖城」曼德勒的一人。我團從曼德勒沿鐵路線退到八莫與密支那三角地帶之重鎮——卡薩時，又與從密支那南下的日軍遭遇，發生劇戰，我團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人擊退，佔領卡薩鎮，俘日軍十五人。至此，得悉日軍已先我軍佔領八莫與密支那，於是長官部在卡薩附近召集高級將領開緊急會議。決定向北走，繞過密支那進入騰衝回國，在會議當時決定本師殿後，但孫師長認為日軍既已佔領八莫與密支那兩地，回國之路實已切斷，而且緬甸雨季將屆，傾盆大雨將使小溪變成洪流而沖掉橋樑；把濕地變成湖沼，其道路也因之會阻塞，沿途糧食無法獲得，山區菁叢蔽天，蚊蚋遍地，蛇虺出沒，瘴癘襲人，山險路滑，人馬難行，勢必困在人烟絕跡的野人山上行動不得，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堅持主張向西撤到印度去。但不為其他友軍將領所贊同；隨後，我師長再向羅卓英軍官呈述允許我師向西沿英軍撤退的路線撤去印度，蒙長官首肯。第五軍向北走，果不出我們師長所料，在雨季中困在山嶺崎嶇的野人山上，動彈不得，官兵飢疫交迫，吃盡苦頭，幾乎死亡殆盡，幸能中途改向西行，翻越野人山，退入印度的雷多鐵路終站改乘火車到達比哈爾省的藍茄軍區，僅餘二千餘人。羅卓英長官自始即隨我師行動，終得順利到達印度，亦因我們師長的遠見而保存了一師人的生命，使全師官兵感戴萬分，

因此，為以後由印度反攻緬甸保存了實力。

### 斷後歸隊潸然淚下

在向印度撤退時，我團奉命在卡薩鎮阻止日軍，掩護國軍主力撤退，故遲了兩天始脫離戰場。因此，脫離師部半月之久，單獨在伊洛瓦底江與更的宛河谷地進行動多日，常與沿江而上的日軍作捉迷藏似的遭遇，為着避免無謂的犧牲及迅速進入印度，所以必須避免與日軍發生戰鬥。因此，部隊進入無路可走的荒山，盡是原始森林，在困苦窘乏之中，祇有關荆斬草奪路前進。蚊蟲大得像蜻蜓，螞蟥會螫死人，又缺乏醫藥品，也沒有糧食，在傾盆大雨中寸步難行，只好吃野生香蕉及香蕉根、野菜、蛇、猴與其他野生動物及草湯等。團長劉放吾及各營長知道部隊的安全依靠速度，必須早日偷渡更的宛河進入印度，因此，不憚地趕着我們走，直至五月三十一日夜始抵緬甸與印度交界線，一哩闊的更的宛河，水流很急，偵察結果河最寬的有八百公尺；最小亦有三百公尺。我團在沒有小船、橡皮艇、獨木舟等渡河工具下，官兵們利用竹子紮成一個個竹筏，或三角形的竹架，把武器架在竹排上，更有的官兵抱着一根芭蕉桿，在敵人有炮艇巡視的更的宛河上潛泳過去，渡河費了整個晚上，走了二百哩，才到達印度英巴爾省。進入印度沿途看到印度在緬甸的僑民們紛紛逃難回國至為悲慘，有的拖兒帶女，有的拋棄棄室，什麼東西也來不及攜帶，什麼交通工具也沒有，只是孑然一身，拖着沉重的步伐，勉強前進。由於饑餓、酷熱、疲乏、勞頓

、緬印道上綿亙千里，山區跋涉已難，又值雨季，沿途既無驛站，更無村落，夜無宿所，盡無糧食，死人隨處可見，病的沒有醫藥可治，只有就地躺下待斃而已，小孩子拖不動了，也放棄在半路上，哭號哀慟之聲，上震雲霄，及今思之，猶有餘悸。

我團撤退到印度的英巴爾時，恰好被我團救出的英軍第一師部隊，在該地區佈防，他們看到我團到達，都欣喜如狂，大呼「中國軍隊來了！」「救命恩人來了！」個個翹起大拇指說：「新三十八師頂好！」「一一三團頂好！」更有英軍官兵們自動地把牛奶、餅干、麵包、奶油、果醬、牛肉、魚罐頭、羊肉罐頭、白糖、茶葉、香烟等以及其他一切必需物品，送到我團駐地，表示歡迎及慰勞之意。那位英軍旅長也特地從駐地趕來看筆者，一再表示謝意。並邀我去他的旅部作客，筆者因身體不適而予婉謝了。

我們師長帶着醫務人員和大批食物也特來迎接我團歸隊，當時我見到我們官兵所崇敬的師長時，我只說了聲：「師長，您好！」我就潸然淚下。師長拍拍我肩說：「我比你更焦急，自從你們落在後面擔任掩護，在沒有跟上師部二十多天來，我沒有好睡過一晚，今天看到大家都安然回來了，你也看見了我，應該大家高興才好……。」我團在英巴爾略作休息補充後，即開赴印度東部的比哈爾省的藍茄軍區，整訓作反攻緬甸之準備。遠征緬甸作戰距今已四十一年。其間，大陸變色，昔日戰侶對於當年遠征戰績應還念念不忘吧。而今來臺弟兄已寥若晨星，撫今追昔，不勝唏噓。